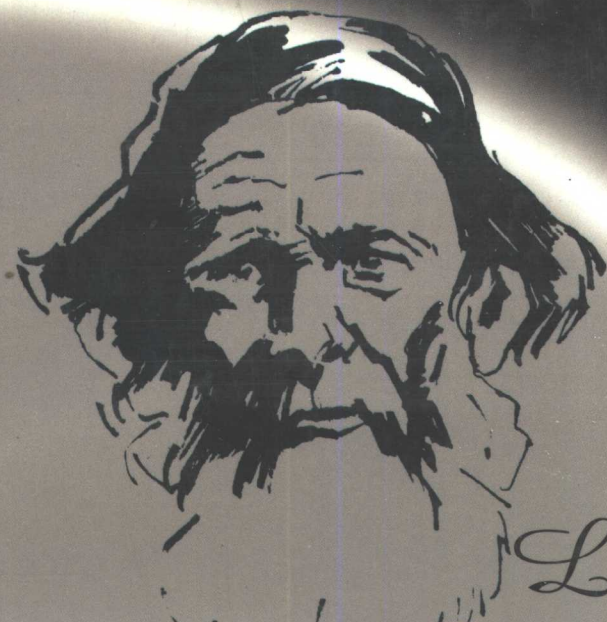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书话系列

郑克鲁 / 主编



Lasjia

拉斯金

读书随笔

DUSHU SUIBI

王青松 匡咏梅 于志新 /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拉斯金

读书随笔

Lasijin Dushu Suibi

王青松 匡咏梅 于志新 /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拉斯金读书随笔

主 编 / 郑克鲁

译 者 / 王青松 匡咏梅 于志新

责任编辑 / 赵立新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责任制作 / 朱美娜

责任校对 / 项哲生

出 版 /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制 版 / 上海申亚出版发展公司

印 刷 / 上海天华印刷厂

装 订 / 上海天华印刷厂

版 次 /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 960 1/24

字 数 / 193 千字

印 张 / 11.5

印 数 / 1—5000

ISBN 7 - 5426 - 1238 - 7

G·332 定价 18.00 元

译者序

约翰·拉斯金(1819—1900)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美学家、文艺评论家和演说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思想深刻、学识渊博、才气横溢的散文大师。他的艺术论文,长于描绘,工于写景,讲究节奏,追求音乐效果,他的演讲说理清晰,风格质朴,通俗易懂,在19世纪的英国散文诸家中,可谓是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具有广泛的影响。

拉斯金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富裕商人家庭。父亲是一个热情洋溢的艺术爱好者,母亲笃信宗教,在拉斯金很小的时候就以基督教的经典教育自己的儿子。在家庭的影响下,童年的拉斯金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在母亲督导下背诵的《圣经》则对他以后的写文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拉斯金自己称这种教育是他一生中的“本质部分”。青年时代的拉斯金曾经就读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这期间,他除了和父母频繁地到欧洲大陆旅行外,还写作发表了很多关于建筑、绘画的论文,为他以后写作《现代画家》等长篇大作奠定了基础。1848年,拉斯金结婚后,更是长期旅居欧陆尤

其是威尼斯,专心致志地研究哥特式建筑,并且写出了著名的建筑美学著作《威尼斯之石》和《建筑上的七盏灯》。这两本书不仅阐述了他对建筑美的看法,而且文笔精湛,佳喻叠起,充分展示了拉斯金作为散文大家的才能。

60年代后,拉斯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一改前期的美学家风范,开始致力于社会改良运动。除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抨击时事的文章外,他还身体力行,在伦敦及附近城市作了大量的演讲。这些演讲后来结集出版,在英国广为传诵,最著名的莫过于《芝麻与百合》了。除此之外,《两条小径》、《终于至此》、《野橄榄花冠》等都是很有名的随笔集。

贯穿在拉斯金前后两个时期的散文作品中的,是他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和批判。19世纪中期的英国矛盾重重,殖民主义、环境污染、贫富对立等一系列问题都使关注现实的拉斯金感到忧虑。王佐良先生在他的《英国文学史》中写道:“约翰·拉斯金是美学家,后来又变成经济学家,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他的忧患感。他阐释哥特式建筑的阳刚之美,却发现这样的美只能在中世纪的北欧才有,而19世纪的英国只能出现唯利是图的小人,把原来美的环境也破坏了,这就使他忧虑,关心起经济问题来。”的确,拉斯金的忧患,是一个有社会良知的美学家的忧患。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前期的艺术论文,还是后期的演讲,无不表现出强烈的道德责任心。拉斯金认为艺术应该表现崇高的精神,应该表现“美”,而“美”和“善”又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他极力推崇艺术应该反作用于社会,应该以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为己任。应该说,拉斯金的文艺观在某种程度上和柏拉图是十分切近的,他们都

反对无病呻吟,反对过于矫饰的情感,反对“美”而不“善”的艺术。晚年的拉斯金和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惠斯勒之间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颓废美、为艺术而艺术,不顾道德原则的现代艺术流派之看法的。

正因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拉斯金才始终主张文艺应该面向大众。而要让文艺面向大众,教育的普及就显得极为重要。在《芝麻与百合》中,他认为根治国家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普及教育,让人民读书明理,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潜能。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一些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如莫里斯和萧伯纳。不仅如此,拉斯金还明确提出了妇女受教育的问题。在《百合》中,他举了贞德的例子,说明妇女接受大自然熏陶的重要性。他鼓励妇女独立,要让“勇敢和真理成为她们的支柱。”这本演讲集出版后,由于切中时弊,语言生动,深受人们的欢迎。

除了教育,对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拉斯金也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比如,在环境污染的问题上,拉斯金就充分表现他的远见卓识。在《现代的制造业和设计》中,拉斯金痛心疾首地谈到他在一个工业城市的郊外看到的景象:昔日的农舍变成了弃屋,清澈的小河变成了臭水沟,蓝色天空变成了硫磺色……多么触目惊心的景象!拉斯金大声疾呼人们改变现状。他说,只要人们行动起来,就可以改善好环境,让昔日的家园重现美丽的原貌。这些呼吁,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对我们来说,仍然有重大意义。普及教育、环境保护、消除贫富对立,所有这些,依然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本书从拉斯金各个时期的作品中精选了他的代表作。这些作

品基本上能反映出拉斯金各个时期的思想发展轨迹。《芝麻和百合》、《19 世纪的暴风雨》是全部译出,《交易》选自《野橄榄花冠》、《财富之脉》选自《终于至此》、《现代的制造业和设计》选自《两条小径》。其他随笔则分别选自《现代画家》和《威尼斯之石》以及拉斯金晚年的一些自传性的文章。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深感拉斯金学识渊博,语言华美,引经据典处比比皆是,这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译文中免不了有挂一漏万的地方,敬请翻译界前辈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译者

1998 年 7 月 20 日于上海

世界名人

书话系列

郑克鲁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斯金读书随笔 / (英)拉斯金著; 匡咏梅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1

(世界名人书话系列)

ISBN7-5426-1238-7

I . 拉…

II . ①拉…②匡…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英国 - 近代…

IV . 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8632 号

目 录

译者序	(1)
芝麻——国王们的宝藏	(1)
百合——王后们的花园	(55)
人生的奥秘及其技艺	(93)
交易	(127)
十九世纪的暴风雨	(151)
阴暗的群山	(162)
两个人的童年	(168)
感情谬误(节译)	(183)
威尼斯溯源	(189)
王权	(201)
托尔切罗岛	(207)
圣马可教堂	(213)

财富之脉	(226)
现代的制造业和设计	(237)
英国山楂花	(244)
爸爸和妈妈	(256)
拉斯金年谱	(263)

芝麻——国王们的宝藏

“你们将每人分得一块芝麻饼——和十镑线。”

——卢奇安^①：《渔夫》

今晚，我首先要做的事是请求诸位原谅这个模糊含混的讲题，然而演讲的主题正是由它揭示出来的。因为实质上，我无意谈论国王，那些人所皆知的统治者，也无意谈论他们的宝藏，那些不言而喻的财富；而是谈论另一种王权秩序和另一种财富，与通常所认为的完全不同。我还想请你们充分地信任我，给我一会儿工夫，尽自己不十分高明的手法，隐匿起我最想要展示的东西（如同一个人带领朋友去看他最心爱的风景那样），直到我们一起穿过蜿蜒曲折

^① 一译琉善，(120~180)，古希腊作家、无神论者，作品多采用喜剧性对话体裁，讽刺和谴责各派哲学的欺骗性及宗教迷信、道德堕落等，著有《神的对话》等。

的小径,突如其来地到达那块美妙的景致面前。但是,我也听经常发表公开演讲的人说过,听众们要想听懂没有给他们任何意旨线索的演讲,会感到再疲惫不过了,——因而我将立刻摘下我薄薄的面纱,坦诚地告诉大家,我想要与你们谈的是埋藏于书本里的宝藏;寻找这些宝藏的方法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失去它们。多么严肃的话题,你们会说;范围多么广阔的话题!是的,非常的广阔,以致我不准备耗费气力去涉足它的全部。我只试图提供给你们关于读书的几种朴素的想法。这些想法,在我注视着公众的精神生活由于我们日益扩展的教育手段,以及随之相应地在各种水平上日益扩展的传播方式而发生的流变的轨迹时,日深一日地重压于我的心头。

碰巧,我与一些为不同层次的青年人开设的学校有过一定的实际接触,而且收到了许多学生家长谈子女教育问题的来信。这些大量的来信常常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在父母亲——尤其是母亲——的心里,关于“生活中的地位”的想法总优先于任何其他的关注顾虑。总是弹着“适合于某某生活阶段的教育”的老调子,而且这也是他们实施教育的目的所在。据我了解,他们从不寻求一种自身良好的教育;甚至连教育中抽象的正确性这一概念写信人也罕有触及。但是这种教育,“它能使我儿子穿上体面的外套;它能使他充满自信地去敲响双铃大门上专供来访者使用的门铃;——一句话,它能带来生活的进步;这正是我们跪地祈求的东西——而且是我们所祈求的全部”。那些父母似乎从未想到,还可能有一种教育,它本身就是生活的进步;除它以外的任何教育都可能是死亡的进步;他们似乎从未想到,这种不可或缺的教育可能比

他们臆想的更容易获得或传授,如果他们遵循正确的途径的话;而如若采取了不正确的途径,无论他们付出多大代价,得到多大的关爱,这种教育都将难以获得。

的确,在这个最为忙碌的国家里,眼下人们心目中最流行的、注重实效的想法中,我认为第一个——至少被最坦诚地加以承认,且作为最适合激励青春活力而被提出来的,——就是这个“生活的进步”的想法。可否请你们跟我一起思考一下,这一想法实际上包含些什么,而且应该包含些什么呢?

实质上,在目前,“生活的进步”意味着在生活中出人头地,获得众人承认的、值得尊敬、感到光荣的地位。一般地讲,这种生活的进步,在我们的理解并不是单纯地赚钱,而是让别人知道自己赚了钱;不是某个伟大目标的实现,而是让别人看见自己实现了它。一言以蔽之,我们指的是渴求喝彩赞扬的心愿的满足。如果说这种渴望是思想高尚者唯一的弱点,那么它则是思想薄弱者首当其冲的缺点了;总体上说,它可以对普通人产生最为强烈的冲击和影响。

我不打算对这种推动力加以攻击或辩护。我只想令你们感到它是如何盘根错节于奋斗,尤其是一切现代的奋斗当中。正是虚荣心促使我们或辛苦劳顿或慰藉安眠;它与生命的泉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的虚荣心受到的伤害,总被说成是(而且真正是)是致命的伤害;我们称之为“坏疽”,同样的词我们也用来形容肉体上组织坏死的、无可疗救的创伤。尽管我们有一些颇通医道的医生能辨别这种热情在健康和精力方面的种种影响,但我相信,大多数诚实的人都知道,而且会立刻承认,它对人们的主要影响是

引起一种动机。水手通常渴望当上船长并不仅仅因为他明白，他能比船上其他水手更好地驾驭船只。他想当船长是为了他可以被称为船长。牧师总想成为主教并不因为他相信，无人能如他一般坚定地领导教区民众度过困难。他想当主教主要是为了他可以被称为“主教大人”。君主企盼扩大国土或攫取臣民，并不因为他相信再无其他端坐王位者能像他一样治理好国家；而主要是因为他希望被尽可能多的人称呼为“陛下”。

这就是“生活的进步”的主要内涵；它的力量，对我们来说，就是根据各自不同的地位，被特别地运用于这种进步的附带性结果上，就是我们所称的“进入上流社会”。我们想进入上流社会，不是为了可以拥有它，而是为了让人看见我们栖身于其中；我们关于上流社会的美好的观念主要依赖于它的惹人注目。

假如我暂停一下，提出一个你们可能认为是离题的问题，你们能原谅我吗？在我发表演讲时，除非我感觉到，或知道听众是支持我或是反对我，否则我无法讲下去。一开始我对此并不在意，但我必须知道，在听过一会儿后，他们作何想法。此刻，我很乐意知道，你们是否认为我把公众的行为动机作了过低的判断。今晚，我决心将其说得很低下，低到可能得到别人认同的地步；因为在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每当我假定可以将一点诚实，或慷慨——或通称为“美德”，——作为人们行动的一个动机时，人们总回答我说：“你不应该算上它，那不是人类的天性；除开贪欲和妒忌以外，你不要指望人类再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再没有别的感情曾影响到他们，除了偶尔在与生意无关的事情上以外。”因此，我今晚从很低级的动机出发；但我必须知晓我这么做在你们看来是否正确。因而，我

请求,凡是同意,爱赞扬通常是寻求进步时最强烈的动机,而诚挚地希望完成某种职责完全是次要动机的人,请举手。(大约有十一二个人举手——听众们部分是因为不相信演讲者是认真的,部分是出于表达意见。)我是非常认真的——我的确想了解你们的想法;当然,我还可藉提出相反的问题来加以判断。凡是认为职责是第一位的动机,爱赞扬是第二位的动机的人,请举手好吗?(据述有一个人举手,他坐在演讲者身后。)很好,我知道你们是站在我一边的,也并不认为我的起点过低。现在,不再进一步提出问题了,我且大胆地假设,你们承认职责至少是第二或第三位的动机。你们认为在大多数人渴求进步的过程中,渴望做点有用的事或得到一些好的结果是实际存在的、诸并行不悖的想法,尽管它是第二位的。你们会同意,稍为诚实的人渴望地位和职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取得行善事的权力;不论是否有人看见他们是与有头脑的人在一起,他们都希望与有头脑的、消息灵通的人士往来,而不愿与傻瓜和无知的人交往。最后,毋须费力重复诸如,“朋友的珍贵”,“友伴的影响”之类不言而喻的道理,你们无疑也会承认,根据我们对真正的朋友、聪明的友伴的虔诚渴望,——这种虔诚与我们选朋择友时的认真和谨慎成正比,——我们将得到自身幸福和快乐和施展才华的一般机会。

但是,就算我们既有意愿又有辨别力能很好地选择朋友,我们中能有这种选择权的又多么地少!或者,至少就多数人而言,选择的范围又是多么地受限制啊!几乎我们所有的交往都是由机会或需要来决定的;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我们不能认识我们想要认识的人;而我们所认识的那些人,在我们急需他们的时候,却

不能前来帮助我们。蕴含人类智慧的高层次的圈子对下层人士来说,只是短暂地、部分地开放。碰上运气,我们可以一瞥伟大诗人的身影,闻听他的声音;或者可以向科学家提出问题并得到亲切的回答。我们可以强行与一名内阁大臣谈上十来分钟,得到的可能是比沉默更糟糕的欺骗性的回答;在我们一生中或许有一两回,我们捕捉到机会在公主途经的路上向其投去花束,或者吸引住王后仁慈的目光。然而我们却垂涎于这样瞬息的机会;花费经年的时间、热情和精力追求的不过就是这些。而同时却存在一个始终向我们敞开的社会,那里的人全然不计较我们的地位和职业,随我们愿谈多久就谈多久;——用他们所能挑选出的最美好的语言与我们交谈,谈他们心里最关切的事。这个社会规模宏大、温和文雅,整天守候在我们周围,——国王和政治家们都耐心地徘徊不去,为的不是允诺听众什么,而是为了获取听众!——他们守候在那些装饰简朴的、狭小的接待室里,在我们的书架上,——我们对他们不加注意,——或许整日里对他们想说的那些话一个字也不听!

也许你们会告诉我,或在心里想:我们对这群祈望我们听讲的高贵之人冷若冰霜;而对那群我们欲追随的蔑视我们的、或无可赐教的、可能卑鄙无耻的人却热情澎湃,都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能看见那些活生生的面孔,我们渴望结识的是他们本人,而非他们的言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假设你们根本不可能目睹他们的面容;假设你们被安排在政治家的密室或君王房间里的屏风之后,尽管禁止你们超越屏风,难道你们会不乐意听他们谈话?而当那扇屏风更小一些,不是四折而是两折,当你们可以藏匿于如同书籍的两页封面一样大小的板壁之后,整日地聆听最睿智的人几经研